

九重紫

前缘散尽，他许诺她一世守护，忽遭巨变，她温暖他半生苍凉。
纷扰尘世中，若能与你携手并肩，又何惧权谋争斗，明枪暗箭。



6

吱吱

JIUZHONG

情作家「吱吱」重磅力作！

真东方美的女性励志传奇。

（神柳暗花溟、云霓、
倾情推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九重紫

6

JIUCHONGZI

吱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重紫. 4、5、6 / 吱吱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20-5

I. ①九…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021号

书 名	九重紫. 4、5、6
作 者	吱 吱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童 王妍萍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70千字
印 张	54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20-5
定 价	75.00元 (全三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 
- 【001】第四十一章 二太太惊闻传言 表小姐求助陈嘉
- 【015】第四十二章 父女畅谈解心结 再议姻缘惹人愁
- 【029】第四十三章 陈嘉好心惹是非 苗氏有苦无处诉
- 【043】第四十四章 宋天恩慌不择路 陈赞之关心则乱
- 【058】第四十五章 有缘人终成眷属 为恶人始尝恶果
- 【074】第四十六章 辽王有心攀关系 蒋琰祈福遭劫掳
- 【088】第四十七章 蒋琰再醮嫁陈嘉 定国公案再生疑
- 【105】第四十八章 宋墨佳节遭弹劾 顺藤摸瓜查旧案
- 【119】第四十九章 幕后人渐出水面 宋天恩小人得志
- 【136】第五十章 皇后私心助宋翰 辽王进京宴勋贵

- 【152】第五十一章 宋翰无耻设奸计 害人不成反害己
- 【165】第五十二章 苗家兄妹忙算计 宋翰有苦不能言
- 【178】第五十三章 宋墨有心纵流言 才子佳人齐失踪
- 【192】第五十四章 窦德昌迎娶知己 窦昭避暑却遇险
- 【206】第五十五章 别院内生死一线 禁宫中千钧一发
- 【220】第五十六章 顾玉义气救窦昭 宋墨忠勇助太子
- 【235】第五十七章 夺嫡之争刚落定 宋家好戏又开场
- 【248】第五十八章 朝局牵动国公府 再开祠堂除逆子
- 【260】第五十九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众人冷眼看闹剧
- 【271】第六十章 太子日渐掌朝政 英国公府续新篇



第四十一章



二太太惊闻传言 表小姐求助陈嘉



难怪蒋骊珠不好对自己明言，窦昭问：“你要不要把实情告诉大舅母？”

宋墨摇头：“还是别告诉大舅母了。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窦昭点头，不再问这件事，说起重阳节的事来：“你那天有空吗？”

“恐怕我要陪着皇上去兔儿山。”宋墨歉意地道，“我让夏琏他们送你们。”又道，“你们决定好了去哪里吗？”

“去香山。”窦昭笑道，“我们走远一点。”窦昭自到了京都，这还是第一次出城。

宋墨心里的歉意更浓了。

他握了窦昭的手，道：“你还想去哪里？下次休沐的时候，我们一起去。”

窦昭知道他现在正和宋宜春明争暗斗，需要多在皇上面前露露脸，没有太多的时间陪自己，在皇上那里他又是半点不能马虎。她就选了个比较近的地方：“那就去大相国寺上香吧？我想替元哥儿上几炷香求个平安。”

“好！”宋墨温和地道，望着窦昭的目光中充满了柔柔的暖意，“等孩子大一些了，我们就去远一点的地方，江南、广东……去见识见识那些蛮夷。”

窦昭笑吟吟地握住了宋墨的手。

宋墨的手就顺着窦昭的手臂一路向上……

窦昭痒得咯咯直笑，宋墨眼中燃起了一簇小火苗。

却有人来煞风景，有小丫鬟在门外禀道：“世子爷、夫人，二太太过来了。”

宋墨眉头一蹙，道：“这么晚了，二太太过来干什么？”语气非常生硬。

小丫鬟打了个寒战，战战兢兢地道：“二太太说，快过重阳节了，苗家的舅爷派人送了些花糕和桂花酒过来，二太太特意拿过来请世子爷和夫人尝尝。”

宋墨气闷，但和他有仇的是宋翰，不是新进门的苗安素。

窦昭笑道：“我去看看！”

宋墨闷闷地道：“你快去快回，别和她啰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窦昭抿了嘴笑，去了厅堂。

苗安素穿着件大红色十样锦的裙子，头上插了金步摇，薄施粉黛，美艳逼人。她笑着给窦昭行礼，亲亲热热地喊着“大嫂”，道：“我娘家离京都远，家里的仆妇早上出门，现在才到，我想着别的东西都好说，这花糕却放不得，就直接送了过来。没有打扰嫂嫂休息吧？”

以后既然还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几天，窦昭觉得自己还是直率些的好。她笑道：“我刚刚歇下，你再来晚一点，就只有等我重新起来梳妆了。”

苗安素颇有些意外于窦昭的坦诚，她掩袖而笑，道：“嫂嫂丽质天生，还用得着打扮吗？倒是像我这样的，不好好捯饬捯饬是不能出来见人的。”

她表现出了善意，窦昭也希望她能和她和睦相处，只是此刻的确不是谈话的时候，窦昭笑了笑，道：“弟妹就不要自谦了，你没有发现你认亲时大家惊艳的表情？”

苗安素呵呵地笑，道：“听说重阳节那天您要 and 表小姐去登山，不知道我能不能也跟着去？”

窦昭不动声色地道：“二叔去吗？”

苗安素就问道：“是不是他去有些不方便？”

窦昭道：“那天世子爷要陪皇上去兔儿山。”

苗安素听明白了，他们虽是叔嫂，可年纪却相差无几，按理，宋翰和窦昭要互相回避。她笑道：“那我就和二爷说说，到时候我跟嫂嫂一道，让他自己玩儿去。”

窦昭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隔天的早上，苗安素就来回话：“二爷说让我跟着嫂嫂。”

窦昭就问她：“你要带几个人？给你安排两辆马车够不够？”

“不用这么麻烦。”苗安素忙笑道，“我和嫂嫂挤一挤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窦昭笑道，“你出府，代表英国公府的面子，怎么能就这样和我们挤在一起？你也别推辞了，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两辆马车，一辆给你，一辆给你随行的丫鬟婆子。”

苗安素谢了又谢。

有小丫鬟进来禀道：“静安寺胡同的老太爷过来了。”

这么早，父亲没有去衙门跑到她这里来干什么？不至于为了重阳节的出行专程来一趟吧？窦昭去外院的小书房见了窦世英。

窦世英的神色显得有些焦虑，道：“砚堂是在宫里还是在金吾卫衙门？”

这种事让个小厮来打听就是了，他老人家却亲自跑一趟……窦昭心中有些不安，道：“说是午时会进宫。”

窦世英一溜烟地走了，提都没有提重阳节的事。

窦昭心里直嘀咕，她让人在门口守着，见到宋墨回来让宋墨直接到她这里来。

没一会儿，宋墨就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她忙道：“父亲可找到你了？”

原来是为这件事。宋墨让小丫鬟给他拧了条帕子，和她去内室说话：“你五伯父昨天晚上把岳父、六伯父以及在京的窦氏子弟都叫去了槐树胡同，要他们闭门

读书，不要随意结交来历不明的朋友，也不要参与到任何官员派系中去。不管是遇到什么大事小情，都必须要先跟你五伯父知会一声，否则就家法伺候。

“等到小字辈都走了，你五伯父又留了六伯父和岳父，他隐晦地把辽王的事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帮着监督窦氏的子弟，不可在这个时候出乱子。

“岳父听了很担心，怕我牵扯到其中，特意来给我报信，让我小心点。”

窦昭长舒了口气，抚着胸庆幸道：“还好，还好！”旋即又嗔道，“他老人家也真是的，这么一惊一乍地跑来，把我吓了一大跳！”

“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宋墨感慨道，“岳父他老人家要不是时时刻刻把我们装在心里，又怎么会乱了方寸？你以后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了！”

他的语气中透着几分伤感。

窦昭愕然地抬头，却看见宋墨的眼角有些湿润，她不由得默然。

宋墨还以为是自己的话让窦昭有些下不了台，忙笑道：“我问过岳父了，岳父说重阳那天他不和你们去登山了，他让我们把元哥儿送到他那里去，他在家带元哥儿。”

因孩子太小，窦昭原本决定把元哥儿留在家里。听到这句话，窦昭不由得失笑，父亲现在是有了外孙万事足，哪里都不想去了。

她笑着点头。

蒋琰就祈祷着：“求菩萨保佑，重阳节那天天气晴朗！”

窦昭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接下的两天天气都很好，到了重阳节那天，更是碧空如洗，天高气爽。

窦昭先是把元哥儿和乳娘等人送到了静安寺胡同，然后和蒋骊珠在静安寺门口碰头，一起往香山去。

坐在第二辆马车里的季红将车帘撩起了一道缝，朝外瞧了瞧，见窦昭坐的第一辆马车最少也离他们有两丈的距离，护卫们不是在前面开道，就是在后面压阵，只有四个护卫在旁边护道，也是以窦昭的马车为重点，她放下了车帘，不平地道：

“夫人喜欢那位表小姐，让表小姐和她同乘一辆马车，我没话说，可那位吴奶奶，不过是个小小同知的媳妇，夫人也这样抬举，让那位吴奶奶也和她共乘一辆马车……太太您才是英国公府正正经经的儿媳妇，夫人这样，不是打您的脸吗？”

“你懂什么？”苗安素呵斥着季红，“窦氏进门的时候陆老舅爷和宁德长公主等人都来了，轮到我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就都年老体衰经不起吵闹了。我娘家虽然门第不高，又没有窦氏那么丰厚的陪嫁，可我这到底是御赐的婚姻。我进了宋家的门，就是宋家的媳妇了，他们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宋家面子，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季红红着脸道：“或许，或许是陆家的人都有些趋炎附势？见二爷不能继承英国公府，所以才这么不给面子？”

苗安素摆手，沉吟道：“这里面定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情……从二爷身边的丫鬟婆子嘴里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听了！”

自己和窦昭多多亲近，说不定能打听到些什么。

苗安素对季红道：“我要睡会儿，快到香山的时候你记得叫我起来。”

季红赧然地嗯了一声。

苗安素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有些透不过气来。她的小日子来了，乳娘试探地问宋翰要不要安排个通房丫鬟，他竟然点了季红……自己才刚刚嫁进来！就算是他看中了季红，难道就不能等两个月？

宋墨贵为世子，窦氏还怀孕生子了，他屋里也没有什么姨娘通房。

同是一母所生，两人怎么相差这么大？

苗安素怏怏然地闭上了眼睛。

坐在前面马车上的蒋骊珠却有些为难，道：“等会儿我们就这样带着苗氏去登山吗？”

“香山那么多人，有什么不行的！”窦昭笑道，“我们总不能因为不喜欢宋翰，就把苗氏也一棍子打死吧？”

“话虽然这样说，可这女人哪有不向着丈夫反倒向着大伯大嫂的？”蒋骊珠道，“明明知道到时候大家一定会翻脸的，现在却还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应付她，我总觉得别扭。”

窦昭笑道：“那就正好趁着这机会让她听些流言蜚语，想必她以后就会和我们敬而远之了。”

“这样最好。”蒋骊珠觉得窦昭这样的安排再好不过了，她很苦恼地说起关于宋墨和蒋柏荪之间的流言来，“表嫂，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好？”

窦昭笑道：“你虽是蒋家的女儿，却更是吴家的媳妇。若是和吴家有冲突的事，你就应该首先想着吴家。若是和吴家没有关系，你就应该首选蒋家。其他的，都是旁人。不过我想，大舅母会拿出个章程来的。”

“其他的，都是旁人！”蒋骊珠喃喃地重复着窦昭的话，看着窦昭的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了钦佩之色。

九月的香山，绿树青翠，远远望去，甘露寺如同徜徉在一片绿波之中的一叶小舟。

窦昭等人在香山脚下换了软轿，沿着宽敞的青石板台阶，往甘露寺去。

蒋琰撩了轿帘，有些贪婪地呼吸着带着几分冷意的空气，觉得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她听见前面轿旁的若彤笑嘻嘻地对甘露道：“姐姐，这禅寺和您是一个名字。您这名字是谁取的？真好听！”

甘露冲着她哼了一声，得意地道：“我这名字是真定的崔姨奶奶取的。崔姨奶奶说，愿我如观世音手中净瓶的一滴水，除了心中无垢之外，还要能润泽他人。”

若彤就好奇地问：“崔姨奶奶是谁？”

“是，”甘露语气微顿，这才道，“是夫人的庶祖母。”

若彤不由得吐了吐舌头，忙道：“那素绢姐姐呢？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和我是一样的意思。”甘露笑道，“让我们少惹是非，心如明镜，不要被那些荣华富贵迷了眼，忘了自己是什么了。”

若彤不满地叫了一声，道：“怎么轮到我们的时候就都变成了红色？”

“红色不好吗？”甘露笑道，“红色最庄重大方，你们是夫人贴身服侍的，这个名字正好。”

轿子里的窦昭听着，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几个丫鬟的名字也正是她的经历。初来京都的时候，祖母怕她被人欺负，盼着她身边的丫鬟婆子都能对她忠心耿耿；等到甘露几个到了出府的年纪，她已在英国公府站稳了脚跟，所求的就不再是忠心和服从，而是当家主母的气度；再后来进来的小丫鬟，都以“拂”字取名，丫鬟仆妇，对她来说已不是需要倚重的人了。以后，她又会给丫鬟们取什么名字呢？

思忖间，甘露寺到了。

她们下了轿，住持和知客和尚早已在山门前等候。

见过礼，年过四旬的住持回避，由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知客和尚带着她们游甘露寺。

大雄宝殿前的两株黄栌树有合抱粗，虽有百年，却依旧枝叶繁茂，灿烂如火。

蒋琰等人啧啧称赞。

知客和尚就讲起甘露寺和这两株树的历史来——甘露寺怎么被毁于战火，又怎么重建，两株黄栌树却始终屹立不倒……

故事曲折而有趣，蒋琰等人听得津津有味。

这是每个初来甘露寺的人知客和尚都要讲的。前世窦昭已经听过好几次了，知客和尚一开口她就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可看着蒋琰等人脸上时而惊叹时而愕然的表情，她的心情却很愉悦。

她们在甘露寺里游玩了一通，中午就留在甘露寺用斋饭，窦昭觉得有点累，在小院里转了两圈，消了消食，就歇下来了。

蒋琰却觉得浑身都是劲，拉了蒋骊珠去隔壁的放生池看乌龟、锦鱼。

苗家虽然家道艰难，可苗家的儿女还是规规矩矩养大的，苗安素出嫁前难得出门一趟，如今好不容易出来了，她很想和蒋琰她们一起溜达溜达，可见窦昭歇下了，她又怕仆妇们觉得她举止轻佻，会小瞧了她，她想了想，笑着和蒋琰道别，回了给她安排的厢房。

四周静悄悄的，苗安素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这种时候，耳朵就特别的灵敏起来。她听到有丫鬟脚步轻盈地从她厢房前的廊庑下走过，又有人低声地称着“拂叶姐姐”，道：“您过来可有什么事？”

这个时候主子们都歇下了，拂叶的声音也压得很低，道：“你们可带了针线？刚才若彤姐姐的衣袖给刮破了。”

说话的是苗安素的小丫鬟柳红，闻言笑道：“我随手带着针线呢，只是二太太已经歇下了，只好请拂叶姐姐在这里等会儿了。”

“不要紧。”拂叶非常的客气，“有劳你了。”

柳红客气了几句，蹑手蹑脚地进了屋，不一会儿，拿了针线包出来。

苗安素撇了撇嘴，都说窦氏御下有方，出门在外，身边的丫鬟却连个针线包都没有带，这算哪门子御下有方？这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如果婆婆还在世，宋墨没有那么早就被立了世子，宋家再多几个兄弟，未必就有她窦氏称王称霸的时候。这可真是富贵天成，半点不由人啊！

就像这拂叶，不过十来岁的年纪，还没有梳头，因她是在窦昭身边服侍的，就是她的大丫鬟见了，也要尊一声“姐姐”，想想就让人觉得语凝。

她胡思乱想着。

拂叶来还针线包。

柳红笑道：“姐姐这么快就缝好了？”

“我的手脚快。”拂叶笑着，感慨道，“你可真是细心。临出门的时候，我们都记得要带个针线包的，可出了门却把这件事给忘了。”她笑嘻嘻地道，“刚才甘露姐姐还教训我来着，说如果我下次还这么粗心，就把我调到前院去扫茅厕。”

她语气轻快，显然并没有把甘露的话放在心上。可以看得出来，窦昭待人很宽厚。

“姐姐过奖了。”柳红颇有些羡慕地和她客气着，“我从小在二太太屋里做事，这也是我们二太太教导得好。”

苗安素听着很是欣慰。

拂叶连连点头，赞同道：“二太太一看就是个好人，可惜嫁给了二爷……”话音未落，她已惊觉失言，忙捂着嘴。

可惜已经晚了，柳红满脸震惊地望着她。

拂叶惶恐地摆着手：“我、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她一转身跑了。

柳红目瞪口呆。

屋里的苗安素心里却像翻江倒海似的。

她腾地一下就坐了起来，高声喊着“柳红”，想让季红拿了几两碎银子给柳红：“你拿这些钱去买零嘴头花之类的，好好地套套那拂叶的话，看看二爷从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柳红应诺，接了银子。

可这里是甘露寺，就算有银子，托谁去山下买呢？她要套拂叶的话，只有等回了英国公府再说。

苗安素心里就像被猫抓似的，片刻也不能安宁。

蒋琰和蒋骊珠却玩得高兴。

寺里的知客和尚见她们对放生池里的东西感兴趣，就派了两个小沙弥跟在身边服侍，又拿了几个干馒头过来给她们投食，引得一群鱼争先恐后地挤在她们面前的水面中。

两人就坐在放生池旁边的凉亭里喂鱼。

蒋琰偶然间抬头，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院门外。

她心中一惊，指着远处吩咐映红：“你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映红应声而去，又很快折了回来，道：“锦衣卫镇抚司的陈大人来了，他听说夫人在这里登山，特来给夫人问个安。武夷说夫人正在午休，陈大人便决定等一等……”

蒋琰吓了一跳，道：“陈大人怎么也在这里？”

映红不知道，又跑去问，不一会儿她回来禀道：“陈大人出城公干，路过香山。”

蒋琰的表情有些复杂。

蒋骊珠抚了抚她的肩，柔声道：“怎么了？”

蒋琰想了想，附耳把有些事告诉了蒋骊珠，并踌躇地道：“我是想让他帮我打听打听我舅舅，不是，是黎亮的消息……至少要让黎亮知道，我在宋家过得很好。”

蒋骊珠很能理解蒋琰的心情。

她想了想，道：“那我陪你一起去问问吧！”

蒋琰喜出望外，对蒋骊珠谢了又谢，反复地叮嘱她：“千万可别告诉我嫂嫂，我怕他们伤心。”

“你嫂嫂可不是那样小气的人。”蒋骊珠笑道，“不过，我看表哥却是很小气的。你小心别让表哥知道就是了。”

蒋琰为哥哥辩护：“他是气我被人欺负了还对别人感恩戴德。可如果没有黎亮，我小时候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呢？就凭这个，我就没办法怨恨他。”

“你这样也挺好。”蒋骊珠笑道，“心里若总装着恨意，自己难免不会受影响，渐渐地也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她想到家变后有些姐妹心中不平，总是抱怨，最后她们像变了个人似的，因而她时时这样告诫自己。

蒋琰终于找到一个不训斥自己的人了，顿时有知己相逢之感。

她和陈嘉说话的时候，蒋骊珠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台阶上。

面对蒋琰眼中的期待，陈嘉强忍着，才没有露出异样的表情来。

宋墨把韦全和贺昊、贺清远整得都不成人样了，又怎么可能放过黎亮？

黎亮现在全家都入了军户，住在天津卫下面的一个百户所里，不耕种就没有吃的，全家老小辛苦一年也未必有黎亮做账房先生时三分之一的收入，偏偏那百户还奉命监视着黎亮一家，黎亮休想通过其他的途径挣一分银子。几个孩子的学业也中断了，黎亮只能自己教孩子们识字断文。别人还有可能通过大赦之类的离开卫所，黎亮却是怕被宋墨报复“自愿”入的军户，以后，子子孙孙不可能转为良民……这算是好还是坏呢？

陈嘉望着蒋琰如水般清澈的眼眸，只觉得头痛欲裂。

告诉她实情？以她的性子，只会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不告诉她？万一哪天她发现自己骗了她，肯定会记恨自己的。

陈嘉非常的后悔来给窦昭请安。

不过是想打个招呼让窦夫人对自己印象深刻而已，等窦夫人回城的时候在路上“偶遇”她就是了，自己何必非要在这里等窦夫人醒来呢？

他权衡再三，最后只得硬着头皮笑道：“黎亮在天津卫挺好的。加了军籍，以后子子孙孙都能吃皇粮了。就是有一点不好，分了几亩地，得自己耕种，不如从前给人做账房先生赚得多。”

蒋琰听了，却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道：“能正正经经地营生，总比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好。人辛苦些就辛苦些，至少安稳、踏实！”

这个回话不仅让陈嘉目瞪口呆，更是让蒋骊珠意外。

看来黎亮是没救了！

蒋骊珠强忍笑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提醒蒋琰应该回屋去了。

蒋琰却想了想，褪下了手腕上的一对赤金镯子和耳垂上的一对红宝石耳环，小声对陈嘉道：“我也没别的能帮他们的了，这些首饰你帮我带给黎亮，算是我感激他从前对我的照顾。以后若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让他们给我带个信，别的不敢保证，我多多少少可以贴补点银子帮他渡难关。”

陈嘉望着金灿灿的几件饰物，眉头紧紧地皱成了个“川”字。

他沉声道：“这几件首饰都是你随身佩戴的，怎能随意给外男？若是被有心人利用，你以后可怎么在英国公府立足？还不快快把东西收起来！你若是想报答黎亮的恩情，我这里还有些银子，先帮你垫上就是了。你以后切不可再做出这等不仔细思量的事了！”

蒋琰顿时脸涨得通红。

蒋骊珠却暗暗点头。

陈嘉已低头掏出了个钱袋子，道：“我看你这几件首饰的品相都很好，少说也值三四百两银子，我让人给他捎去五百两银子，你看可好？”

蒋琰哪里知道这些，她从前最多也不过拿二钱银子去买个头花之类的，后来嫁了韦全，韦全并不让她当家，家里吃穿用度都由韦家的一个老仆管着，偶尔给她几两银子的零花钱。她如今的首饰都是窦昭帮她置办的，听说就这几件东西就值三四百两银子，她更觉得对不起窦昭和宋墨了。她看都不敢多看陈嘉一眼，喃喃地道：“不、不用那么多，您帮我给他们些银子傍身就行了……二百两，不，一百两就好了。”

她记得黎窈娘有次和相好的分手，死活要对方补偿一百两银子，还说，这一百两银子足够打发她出嫁了。

她还记得自己出嫁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置办齐了的。

如今，她给黎亮一百两银子，应该够他安置一个新家了！

陈嘉却有些了解她的性子，很爽快地抽出了几张银票，道：“我明天就让人送去天津卫。”

蒋琰松了口气，对陈嘉谢了又谢，并道：“我过几天就把银子还给你。”

陈嘉是今日不同往昔了，只要他想，银子就能像流水似的赚进来。

他之所以还有分寸，一是怕坏了名声，以后有碍仕途；二是怕被人忌恨，遭人陷害。

这一百两银子，他早就不放在眼里了。

他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蒋琰和蒋骊珠回到了安排给她们的厢房。

蒋骊珠梳洗了一番就躺下了，而蒋琰一下子背了一百两银子的债务，简直是如坐针毡。她恨不得立刻飞回碧水轩去，清点一下自己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银子。

结果是整个下午大家的兴致都不高——窦昭惦记着元哥儿，不知道他会不会饿着；蒋琰想着有什么东西能还了陈嘉的银子；苗安素是想着宋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骊珠则想着远在辽东的五叔父，不知道大伯母这次能不能说服五叔父不要和宋墨表哥争那些身外之物。

不到酉时，他们就打道回府了。

窦昭先去了静安寺胡同。窦世英正拿着个胡铃在那里手舞足蹈的，逗得元哥儿咯咯直笑。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看见女儿进来，他窘然地收了胡铃。

玩得好好的元哥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窦昭忙把儿子抱在了怀里，元哥儿就使劲地朝着她怀里拱。她知道这是孩子想自己了，到屏风后面去给孩子喂奶。

窦世英就喃喃地道：“他刚才吃过了。”

元哥儿却像是要反驳外祖父似的，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着奶。

窦昭嘴角不由得就翘了起来。她温柔地摸着孩子软软的乌发，嘴里像含着块糖似的，一直甜到了心里。

苗安素却打量着窦家的小花厅。

四面的榻扇上都镶着珐琅彩的琉璃，桌椅板凳全是清一色的黄花梨，多宝榻架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古玩，其中还有一座用整块寿山石雕成的玉兰花开的盆景。给她们上茶的丫鬟穿着茧绸夹袄，沏的是新上市的信阳毛尖，茶盅是新式的粉彩瓷器，处处透露着气派、富贵和时新。

苗安素心情非常的微妙。

她觉得自己好像乡绅进城一般。这些东西她不是用不起、不是买不起，可就算是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回家去，却怎么也营造不出这样的气氛来。

她朝蒋琰和蒋骊珠望去，却见她们俩满脸笑容地低声说着些什么，倒表现得颇为自在。苗安素有些无聊地喝了口茶。

窦昭抱着元哥儿出来了。

“让你们久等了。”她歉意地笑道，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家里没有女性的长辈来招待她们。

蒋琰和蒋骊珠都没有多想，而苗家则早就打听到消息说窦世英和王映雪不和，王映雪长期住在娘家……她笑笑说了声“没事”，道：“茶点都很可口，我们可饱了口福！”然后朝着元哥儿拍了拍手，笑道，“元哥儿，我是你婶婶，你可认识我？给我抱抱可好？”

元哥儿吃饱了，被母亲抱在怀里，幸福得一脸傻笑。

苗安素就接过了元哥儿。

蒋骊珠之所以跟过来，就是想逗逗元哥儿，她和蒋琰对元哥儿做着鬼脸。元哥儿笑声不断。

很快，高升媳妇就过来禀道：“四姑奶奶，马车都准备好了。”

窦昭朝着三人笑道：“我们回去吧！”随后她接过元哥儿，和她们一起出了内院。

垂花门前，除了原先她们乘坐的四辆马车，又多了一辆。

高升媳妇笑着解释道：“这是老爷给大少爷的。有做皮袄的皮子，有当风扣的夜明珠，还有些玩具、吃食。”

苗安素骇然，望着还在襁褓中的元哥儿不禁失声道：“这么多啊？元哥儿什么时候才用得完啊？”

高升媳妇笑道：“哪有用不完的？不说这贴身的细布，就说这做皮袄的皮子，斗篷上得用貂毛，看着漂亮；背心得用羊羔毛，这才柔软；做皮袄得用灰鼠毛，穿着温和……各有各的皮子都有用处。这也不过是老爷给大少爷做冬衣用的，等到开春，江南那边又有新式样子的杭绸和焦布，大少爷又该做春衫和夏裳了。”

苗安素默然。

窦昭笑道：“你快跟父亲说一声，可别这么麻烦了！孩子见风长，给他费心做了那么多衣裳裤子，结果有些还没有穿就小了。如果要什么，我会差了人回来跟父亲说的。”

高升家的呵呵地笑，道：“大少爷用不了，留给弟弟妹妹用也是一样啊！”

蒋骊珠就跟着起哄，笑道：“窦世伯安排得极好！”

窦昭想到这些日子宋墨的热情，觉得若是断了奶，说不定自己很快又会有孩子上身了。她面色微赧，打趣了蒋骊珠几句，就打道回府了。

宋墨很晚才回来。

窦昭已经睡了，宋墨的兴致却十分高昂……

事后，累极了的窦昭问宋墨：“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高兴事了？”

宋墨的手还在她身上流连，闻言轻描淡写地道：“皇上把金吾卫的大印交给了我。”

金吾卫的大印？

窦昭这下子彻底地清醒过来。

她握住了宋墨的手，睁大了眼睛道：“出了什么事？”

宋墨无奈地道：“皇上今天高兴，将前些日子万寿节时甘肃总兵进献的一套万

寿无疆月光杯赏给了梁继芳，将浙江总督进献的一对汝窑酒尊赏了姚时中，谁知道两位阁老回到宫里领赏的时候，这两件东西却不翼而飞了。皇上当场就打了邵文极二十大板，把他丢进了诏狱，又把金吾卫的大印交给了我。”

“不是还有旗手卫吗？”窦昭嘀咕道，“怎么就找你们金吾卫的麻烦？这才几天，金吾卫的都指挥使都换了两茬了。你还不如做金吾卫的同知呢！前面有个都指挥使顶着，你也免得直接面对辽王。”辽王要拉拢的是都指挥使。

“你也不用担心，”宋墨笑道，“金吾卫的都指挥使也算是个肥缺了，只要我放出无意都指挥使的风声去，自有人会打这个位置的主意，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贿赂我呢！”

但窦昭还是不放心：“你小心点！”

宋墨笑着把她搂在了怀里。

碧水轩，蒋琰也没有睡。

她此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每个月有二十两银子的月例。

她进府有三个月了，平时吃喝嚼用都在颐志堂，除了当初打赏过映红几个人二两银子，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开销了，六十两银子还剩下四十八两。这样算来，再有三个月，她就能还清陈嘉的银子了。

想到这里，她心中大定，便决定派个人去跟陈嘉说一声。

陈嘉得了信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你去跟你们家表小姐说一声，又不是大数目，这银子让她不用还了。”

难道陈嘉以为她是想赖账所以才会说没银子的？

蒋琰如坐针毡。

她把自己仅有的四十八两银子用块大红的绸子包了，让小厮送给陈嘉，并道：

“以后每个月都会还二十两银子的。”

陈嘉望着其中一块被绞了一半的雪花银，哭笑不得。

不过陈嘉想到蒋琰连这绞了半截的银子都拿来还他，想必是心中十分不安。他不想让她为难，便对来送银子的小厮道：“你回去跟你们家表小姐说，银子我收到了，余下的五十二两她不必急着还，我一时也没什么要用银子的地方。”

小厮点头，回府禀了蒋琰。

蒋琰这才松了口气，可她马上又为怎么尽快还陈嘉的银子犯起愁来。

金银首饰是绝不能当的，不然外面的人会以为哥哥嫂嫂亏待了她。

她每个月的月例只有二十两银子，最少也要攒三个月，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谁家的债务还拖到过年之后？多不吉利啊！

可如果这三个月里有人情往来，那年前就还不成银子了……

她想想都觉得心中不安，不由得暗暗祈祷过年之前家里的三姑六舅千万不要有什么事。

可事情往往是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没几日，陆家传出陆大奶奶小产的消息。

陆家子嗣本就单薄，窦昭听了都为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着急。她想到宋宜春

之所以在蒋琰的事上保持沉默，全赖了两位老夫人对他的压制，蒋琰又是嫁过的人，她便带了蒋琰一同去陆府探望陆大奶奶。

蒋琰却有些担心，道：“我去合适吗？”她现在毕竟身份不明。

“合适！怎么不合适？”窦昭只好委婉地道：“两位老夫人特别怜惜你，她们没有出席宋翰的婚事，也是为你抱不平。你去了，两位老夫人只会高兴，绝没有嫌弃的道理。这人和人之间，是越走动越亲近的。”

蒋琰还是觉得自己空手去不好。

窦昭笑道：“你放心，我早就以你的名义准备了一些药材和补品，到时候嬷嬷们会送给陆大奶奶的，你只管跟着我去就行了。”

当初蒋琰只穿了身衣裳就进了府，而那身衣裳，还是陈嘉给她买的，她有多少家底，窦昭最清楚不过了，她又怎么会让蒋琰破费？

想到这里，她又想到前几天蒋琰差了人去见陈嘉的事。

为了让蒋琰把颐志堂当成她自己的家，她能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窦昭并没有让人把蒋琰的一举一动都告诉她，可蒋琰毕竟住在颐志堂里，有些事情就逃不过窦昭的眼睛。

她故作轻松地问蒋琰：“你找陈嘉做什么？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

蒋琰怎么好把自己向陈嘉借钱的事告诉窦昭，那岂不是让窦昭帮她还银子？

她道：“我让他帮我打听黎亮的事。”

窦昭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宋墨那么剑拔弩张深恶痛绝，她颇能理解蒋琰的心情，因而笑道：“你放心，你哥哥不是那种不明是非的人，他可能会一时气恨黎亮，但黎亮毕竟维护过你，等他气消了，他自然就会想通了。”

蒋琰不住地点头，哥哥的确没有伤害黎亮。她不禁暗暗自责起来，自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嫂嫂都这么相信哥哥，自己却跑去问陈嘉，哥哥是怎样处置黎亮的。还好哥哥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是哥哥知道自己和陈嘉说了些什么，他肯定会伤心的。想到这里，她越发觉得自己给黎亮送银子的事不能让哥哥嫂嫂知道。如果哥哥嫂嫂知道了，定会觉得是她不相信他们，怀疑他们虐待了黎亮。

到了陆府，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都在，两位老人家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

陆大太太更是自责，道：“我既然知道她有些不舒服，就应该让她卧床休息的，谁知道她竟是有了身孕！”

陆大奶奶忙安慰自己的婆婆：“这件事怎么能怪您？是我自己不小心，您这样说，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陆老夫人道：“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自责了。这人和人之间是要讲缘分的，只能说明这孩子和我们家没有缘分。”然后对陆大太太道，“你这些日子就把家里的中馈管起来，不要让湛儿媳妇劳累了，让她好生休养。”又对陆大奶奶道，“你什么也别想，把身体养好，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两人点着头，神色间却始终难消愧色。